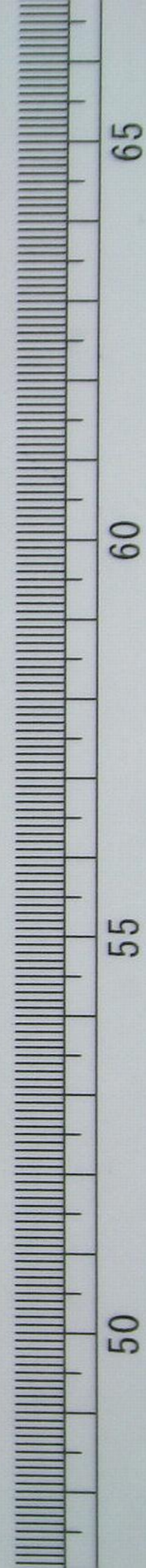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



稱好契
圖書印

勸學篇

010190550430

文庫 11

D 28

光緒二十四年
兩湖書院刊印

柳川東文庫

勸學篇序

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儆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方開。兵方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爲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搃掇。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岐多而羊

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瘡，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衆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旣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之士。海內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爲一義。手

足利則頭曰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衆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

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爲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穢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凶。

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遊歷外國不爲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己襲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鑛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爲印度。懼爲越南。緬甸。朝鮮。懼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國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茲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書。豈特原心杪

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邾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爲此言以破魯國臣民之聾瞶。起魯國諸儒之廢疾。望魯國幡然有爲，以復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之廣，四百兆人民之衆者哉。吾恐海內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知亡，則知強矣。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書

勸學篇上

內篇

同心第一

范文正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幾何，一命所濟，濟者幾何，匹夫所責，責者幾何，然而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若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於磐石，無能傾覆之者。是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強。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勸學，官以興能，朝廷明於上，則人才成。

於下。艱危之世。士厲其節。民激其氣。直言以悟主。博學以濟時。同心以救弊。齊力以捍患。人才奮於下。則朝廷安於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贅旒。孔子誅亂賊。孟子明仁義。弟子布滿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餘年。七十子後學者。流衍益廣。至西漢而儒術大興。聖道昭明。功在萬世。東漢末造。名節經學最盛。李郭之氣類。鄭康成之門人。亦布滿天下。一時朝野。多重操行。尚名義之人。故卓操不能遽寡。而蜀漢以興。諸葛隱居躬耕。而師友極盛。其人皆天下之豪傑。所講明者天下之大計。故昭烈得之而成王業。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鄭學。故北朝兵事紛紜。而儒風不墜。隋王通講道河汾。門徒衆盛。唐之佐命。如

房杜魏薛。皆與交遊。

其書雖有夸飾。其事不能盡誣。房杜輩非必門人也。

故貞觀多賢

而民得蘇息。唐韓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贊伯夷。文宗六經。至北宋而正學大明。學統文體。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學術之中正。風俗之潔清。遠過漢唐。國脈既厚。故雖弱而不亡。宋儒重綱常。辨義利。朱子集其成。當時雖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滿天下。故元有許劉吳廉諸儒。元虐以滅。明尚朱學。中葉以後。并行王學。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厲氣節爲事。三百年間。主昏於上。臣忠於下。明祚以延。咸豐以來。海內大亂。次第削平。固由德澤深厚。

廟算如神亦由曾胡賂左諸公聲氣應求於數千里之內二

賀熙齡陶文毅林文忠諸公提倡講求於二十年以前陳慶

鏞袁端敏呂文節王茂蔭諸公正言讜論於廟堂之上有以

致之是故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

先正不遠之良軌也吾聞欲救今日之世變者其說有三一

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一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

國保教保種合為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

保國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

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回

教無理者也土耳其猛鷲敢戰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

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國弱教改希臘古教若存若滅

天主耶穌之教行於地球十之六兵力為之也我聖教行於

中土數千年而無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

及明宗尚儒術以教為政我朝

列聖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義以躬行實踐者教

天下故凡有血氣咸知尊親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中

西之通義我

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與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

說聖道雖高雖美彼安用之五經四子棄之若土苴儒冠儒

服無望於仕進巧黠者充牧師充剛巴度充大寫西人用華人為記室

名大 惟魯者謹納身稅供兵匠隸役之用而已愈賤愈愚愚
賤之久則貧苦死亡奄然漸滅聖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
伏深山抱守殘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崑崙畢生人奴求免
笞罵而不可得矣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
朝廷衛

社稷為第一義執政以啟沃

上心集思廣益為事言官以直言極諫為事疆吏以足食足
兵為事將帥以明恥教戰為事軍民以親上死長為事士林
以通達時務為事

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則洙泗之傳神明之胄其有賴乎且夫
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國也而孔子以為民到于今受其賜
孟子守王道待後學保教也而汲汲焉憂梁國之危望齊宣
之王謀齊民之安然則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
術哉今日頗有憂時之士或僅以尊崇孔學為保教計或僅
以合羣動眾為保種計而於國教種安危與共之義忽焉傳
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之
謂也

教忠第二

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

聖清者也。請言其實。三代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調三等之賦。最稱善政。已列多名。以後秦創了口之錢。漢行算緡之法。隋責有司以增戶口。唐括土戶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鹽錢。中唐北宋有青苗錢。宋有手實法。金有推排民戶物力之制。皆出於常例田賦力役之外。明萬歷行一條鞭法。丁糧尙分爲二。明季又有遼餉。勦餉。練餉。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

旨。雍正四年。定了銀併入錢糧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編審

之法。於是歷代苛徵。一朝輟除。賦出於田。田定於額。凡品官士吏百工閒民。甚至里宅貨肆。錢業銀行。苟非家有田產運貨行商者。終身不納一錢於官。順治元年。即將前明三餉除免。康熙中。復減江蘇地丁銀四十萬。雍正三年。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省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減江南漕糧五十餘萬石。浙江漕糧二十六萬餘石。初制已寬。損之又損。是曰薄賦。仁政一也。前代賜復蠲租。不過一鄉一縣。我朝康熙乾隆兩朝。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普免天下漕糧四次。嘉慶朝。復普免天下漕糧一次。至於水旱蠲緩。無年無之。動輒數百萬。損上益下。合而計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寬民仁政二也。歷代賑卹。見於史傳者。爲數有限。或發現有之倉。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災。富弼僅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曾鞏僅請賜錢五十萬貫。貸粟一百萬石。杭州之災。蘇軾僅請度牒數百道。

本朝凡遇災荒。

仁恩立霈。動輒鉅萬。卽如光緒以來。賑卹之舉。歲不絕書。丁丑戊寅之間。晉豫陝直之災。賑款逾三千萬金。此外畿輔蘇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輒數百萬。或百餘萬。從古罕聞。以今日度支之匱乏。洋債之浩繁。而獨於賑卹之款。雖多不惜。甚至

減。

東朝之上供。發少府之私錢。出自

慈恩。以期博濟。是曰救災。仁政三也。前代國家大工大役。皆發民夫。行齎居送。官不給錢。長城馳道。汴河之工。無論矣。隋造東都。明造燕京。調發天下民工夫匠。海內騷動。死亡枕藉。以及漢鑿子午。梁築淮堰。唐開廣運。宋議回河。民力爲之困敝。

本朝工役。皆給雇值。卽如河工一端。歲修常數百萬。有決口則千餘萬。皆發庫帑。沿河居民。不惟無累。且因以贍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前代官買民物。名曰和買和糴。或強給官價。或竟不給價。見於唐宋史傳。奏議文集。最爲民害。

本朝宮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蘇杭織造。楚粵材木。發帑購辦。商民吏胥。皆有霑潤。但聞商賈因承辦官工。承買官物而致富者矣。未聞商賈因采辦上供之物而虧折者也。子產述鄭商之盟曰。無強買。無勾奪。於今見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任土作貢。唐虞已然。漢之龍眼荔枝。唐之禽鳥。明之鱗魚。皆以至微之物。而爲官民巨害。其他貴重者可知。

本朝此義雖存。所貢並無珍異。廣東貢石硯木香黃橙乾荔之屬。江南貢牋扇筆墨香藥之屬。湖北貢茶筍艾葛之屬。他省類推。由官發錢。不擾地方。又如宋眞宗修玉清昭應宮。所

需木石金錫丹青之物。徵發徧九州。搜羅窮山谷。致雁蕩之山。由此開通。始爲人世所知。史書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興花石綱。破屋壞城。等於劫奪。民不聊生。遂釀大亂。今內府上用。民不與知。是曰減貢。仁政六也。前代遊幸。最爲病民。漢唐宋以來。東封西祀。四海騷然。若明武宗北遊。宣大南到金陵。狂恣敗度。尤乖君德。至於秦隋。更無論矣。

本朝屢次南巡。亦閒有東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觀民爲主。勘河工。閱海塘。查災問民瘼。召試求人才。所過郡縣。必免錢糧。其橋道供張。除內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鹽商。或轄帛積虧。或予以優獎。至今舊聞私記。但道其時市廛之豐盈。

民情之悅豫。從無幾微煩擾愁苦之詞。是曰戒侈。仁政七也。前代征代。多發民兵。漢選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勞關輔之師。以討南詔。田園荒蕪。室家仳離。死傷過半。僅得生還。唐之府兵。明之屯衛。書生稱爲良法。然而本係農夫。強以戰鬪。征戍之苦。愁怨慘悽。司馬溫公嘗論之矣。于忠肅嘗改之矣。北宋簽官軍。刺義勇。練保甲。當時朝野病之。

本朝制軍。不累農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綠營。嘉慶以後。參用鄉勇。其人由應募而來。得餉而喜。從無簽派之事。是曰恤軍。仁政八也。前代國有大事。財用不足。則科斂於民。漢唐以來皆然。今土司猶仍其俗。卽如宋宣和將代遼。則

派天下出免夫錢六千二百萬緡。見蔡條鐵圍山叢談宣和中創經制錢。紹興以後又有經總制錢。月椿錢。板幔錢。折帛錢。歲得數千萬緡。並無獎敘。明季用兵。初加遼餉。繼加勦餉。又加練餉。共加賦二千萬。果如此法。籌餉易耳。

本朝每遇河工軍旅。則別爲籌餉之策。不以科派民間。歷年開設捐輸。獎以官爵。并加廣其學額中額。

朝廷不惜爲權宜之策。而終不忍賤小民之生。是曰行權。仁政九也。自暴秦以後。刑法濫酷。兩漢及隋。相去無幾。宋稍和緩。明復嚴苛。

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於

大清律一書。一。無滅族之法。二。無肉刑。三。問刑衙門不准用非刑拷訊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實緩決。情實中稍有。一。緩可矜者。刑部夾籤聲明請

旨。大率從輕。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責實杖四十。夏月有熱。審減刑之令。又減爲三十二。六。老幼從寬。七。孤子留養。八。死罪繫獄不絕其嗣。九。軍流徒犯。不過移徙遠方。非如漢法。令爲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門島。額滿則投之大海。十。職官婦女收贖。絕無漢輸織室。唐沒掖庭。明發教坊。諸虐政。凡死罪必經三法司會核。秋審句決之期。

天子素服。大學士捧本。審酌再三。然後定罪。遇有慶典。則停

句減等。一歲之中。句決者天下不過二三百人。較之漢文帝歲斷死刑四百。更遠過之。若罪不應死而擬死者。謂之失入。應死而擬輕者。謂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撫兼管巡撫事之總督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級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調。仍聲明請旨。遇有疑獄。則

詔旨駁查覆訊。至於再三平反無數。具見於歷朝

聖訓。是曰慎刑。仁政十也。昔南北分據之朝。中外阻絕之世。其橫遭畧賣沒蕃陷虜之民。朝廷不復過問。

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誘販之緒仔。美國被虐之華工。特遣使臣與立專約。保護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異取內府之金以贖魯人。拔三郡之民以歸漢地耶。是曰覆遠。仁政十一也。前代黷武功之朝。殘民以逞。

本朝武功無過康熙乾隆兩朝。其時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薩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圖交犯而商市開。越南來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茲。外洋各國屢來構衅。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議和。不過爲愛惜生民。不忍捐之於凶鋒毒燄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亂而取朝鮮。乘諒山之勝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與宋代等。兩漢多任貴戚。北朝多任武將。六朝專用世家。趙宋濫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廝役典州郡。唐以樂工市僧爲朝官。明以道士木匠爲六卿。若元代則立法徧頗。高官重權。專用蒙古色目人。而漢人南人不與。本朝立賢無方。嘉惠寒賤。辟雍駕臨。試卷親覽。寒士儒臣。與南陽近親。豐鎬舊族。一體柄用。又漢魏誅戮大臣。習爲常事。唐則捶楚薄尉。行杖朝堂。明則東廠北司。毒刑廷杖。專施於忠直之臣。碧血橫飛。天日晦闇。尤爲千古未有之虐政。本朝待士有禮。旣無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謫官於外。卽日逐出國門。程期不得淹留。親友不得餞送。明代宰相被逐。卽

日柴車就道。且前代每有黨錮學禁。罰及累世。株連親朋。本朝進退以禮。不以一眚廢其終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歷代親貴佞幸。驕暴橫行。最爲民害。漢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貴主禁軍。五坊小兒。監軍敕使。元之僧徒貴族。明之藩府礦使。邊軍緹騎。方士鄉官。脅辱官吏。殘虐小民。流毒徧於天下。

本朝一皆無之。政令清肅。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本朝篤念勳臣。優恤戰士。其立功而襲封者。無論已。凡戰陣捐軀者。但有一命。無不加增官階。給予世職。自三品輕車都尉至七品恩騎尉。卽至外委生監殉難者。亦皆有之。本職或

襲二十餘次。或襲三四次。襲次完時。均予恩騎尉。世襲罔替。皇祚億萬。其食祿卽與爲無窮。咸豐至今。京師順天府及各省。奏請忠義卹典。已至數百案。又職官雖非戰功。而沒於王事。或積勞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難廕。自漢迄明。其待忠義死事之臣。有如是之優渥者乎。是曰勸忠。仁政十五也。此舉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殫書。

列聖繼繼繩繩。家法心法。相承無改。二百五十餘年。薄海臣民。日游於高天厚地之中。長養涵濡。以有今日。試考中史二千年之內。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國政有如此之寬仁忠厚者乎。中國雖不富強。然天下之人。無論富貴貧賤。皆得俯仰寬然。有以自樂其生。西國國勢雖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鬱遏未伸。待機而發。以故弑君刺相之事。歲不絕書。固知其政事亦必不如我中國者矣。當此時世艱虞。凡我報禮之士。戴德之民。固當各抒忠愛。人人與國爲體。凡一切邪說暴行。足以啟犯上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浼。惡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大順所在。天必祐之。世豈有無良之民。如小雅所譏者哉。

明綱第三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白虎通引禮緯之說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論語。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此集解馬融之說也。朱子集註引之。禮記大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嘗考西國之制。上下議院。各有議事之

權而國君總統亦有散議院之權。若國君總統不以議院為然，則罷散之。更舉議員再議。君主民主之國略同。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見旅華西人。遇其國有吉凶事。賀弔憂樂。視如切身。是西國固有君臣之倫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為先。西人父母喪亦有服。服以黑色為緣。雖無祠廟木主。而室內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雖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舉。以插花冢上為敬。是西國固有父子之倫也。家富子壯則出分。乃秦法。西人於其子必教以一藝。年長藝成。則使之自謀生計。別居異財。臨終分析財產。男子女子皆同。兼及親友。非不分其子

戒淫為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際。其防檢雖視中國為疏。

然淫佚之人。國人賤之。議婚有限。父族母族之親。凡在七等

以內者。皆不為婚。七等。謂自父祖會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親。無為

者。惟男衣氎布。女衣絲錦。燕會賓客。女亦為主。此小異於中

國。禮記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左傳昭二十七年。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是古

有夫人與燕饗之。女自擇配。亦須請命父母。且男不納妾。此

大異於中國。然謂之男女無別。則誣。且西人愛敬其妻。雖有

過當。而於其國家政事。議院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廠局。未嘗

以婦人預之。是西國固有夫婦之倫也。聖人為人倫之至。是

以因情制禮。品節詳明。西人禮制雖畧。而禮意未嘗盡廢。誠

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國。人師非此不能立教。乃貴洋賤華之徒。於泰西政治學術風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學。獨援其秕政。做俗。欲盡棄吾教。吾政以從之。飲食服玩。閨門習尚。無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譏笑之。甚至中士文學聚會之事。亦以七日禮拜之期為節日。禮拜日亦名星期。機器局所以禮拜日停工者。以局內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近日微聞海濱洋界。有公然創廢三綱之議者。其意欲舉世放恣。黷亂而後快。怵心駭耳。無過於斯。中無此政。西無此教。所謂非驢非馬。吾恐地球萬國。將眾惡而共棄之也。

知類第四

種類之說。所從來遠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左氏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三年問曰。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是知有教無類之說。惟我聖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華帝王無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為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為櫻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為紅種。歐洲種類。又自有別。俄為斯拉。物種。英德奧荷為日耳曼。種。法意日比為羅馬種。美洲才智者。由英遷往。與英同為白種。同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親厚焉。西起崑崙。東至於海。南至於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內外蒙古。南及

沿海之越南暹羅緬甸東中北三印度東及環海之朝鮮海

中之日本。日本地脈與朝鮮連。僅隔一海峽。其地同為亞洲。其人同為黃種。

皆三皇五帝聲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種族之所分。隋以前佛

書謂之震旦。今西人書籍文字於中國人統謂之曰蒙古。以

洲與中國通始於元太祖故。俄國語言呼中國人曰契丹。是為亞洲同種

之證。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氣。故晝夜適均。寒燠得中。其人秉

性靈淑。風俗和厚。邃古以來。稱為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明

之治。至周而極。文勝而敝。孔子憂之。歷朝一統。外無強鄰。積

文成虛。積虛成弱。歐洲各國開闢也晚。鬱積勃發。鬪力競巧。

各自摩厲。求免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強。獨我中國士夫庶

民。懵然罔覺。五十年來。屢鑿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見

勢絀。而外侮亟矣。方今海內之士。感慨發憤。竭智盡忠。求紓

國難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則視國家之休戚。漠然無動

於其心。意謂此非髮捻之比。中華雖淪。富貴自在。方且乘此

阡危。恣為貪黷。以待合西夥。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莠民

邪說。甚至詆中國為不足有為。譏聖教為無用。分同室為畛

域。引彼法為同調。日夜冀幸天下有變。以求庇於他人。若此

者。仁者謂之悖亂。智者謂之大愚。印度屬於英矣。印度土人

為兵為弁。不得為武員。不得入學堂也。越南屬於法矣。華人

身稅有加。西人否也。華人無票遊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屬

於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議院也。美國開關之初，則賴華工。今富盛之後，則禁華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員某，吞蝕公款數十萬金，存於德國銀行。其人死後，銀行遂註銷其帳。惟薄給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惡廢鄉，故王猛死不伐晉。鍾儀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恥爲人役之人，君子知樂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韓非之覆韓，必殺其身矣。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杜注

右師樂大心居桐門。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

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定公九

年傳逐桐門右師。

注終叔孫昭子之言。

左傳哀公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通鑑卷六，秦王下吏治韓非，非自殺。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宗經第五

衰周之季。道術分裂。諸子蠡起。判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勝。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顯。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補經義。乾嘉諸儒。以諸子證經文音訓之異同。尙未盡諸子之用。應世變。然皆有鈞名微理之心。故詭僻橫恣。不合於大道者亦多矣。卽如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墨子貴兼。料子貴別。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不過如扁鵲適周。則為老人醫。適秦則為小兒醫。聊以適時自售耳。豈其情哉。自漢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藝之科為斷。今欲通知學術流別。增益才智。鍼起瘖聾跛躄之陋儒。未嘗不可兼讀諸子。然當以經義權衡而節取之。劉向論晏子春秋曰。文章可

觀義理可法合於六經之義斯可為讀諸子之準繩矣漢書藝文

志曰若能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意與此同蓋聖人之道大而

能博因材因時言非一端而要歸於中正故九流之精皆聖

學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聖學之所黜也諸子之駁雜固不

待言茲舉其最為害政害事而施於今日必有實禍者如老

子尚無事則以禮為亂首主守雌則以強為死徒任自然則

以有忠臣有亂國莊子齊堯桀黜聰明謂凡之亡不足以為

亡楚之存不足以為存此不得以寓言為解列子揚朱篇惟縱嗜欲不

顧毀譽管子謂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其書靡雜偽

託最多故兼有道法名農陰陽縱橫之說墨子除兼愛已見

斥於孟子外其非儒公孟兩篇至為狂悖經上下經說上下

四篇乃是名家清言雖略有算學重學光學之理殘不可讀

無裨致用荀子雖名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惡法後王殺

詩書讀隆殺之殺一傳之後即為世道經籍之禍申不害專用術

論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誠韓非子及他書所引韓非用申之術兼商之

法慘刻無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務德商鞅暴橫盡廢孝弟

仁義無足論矣此外若呂覽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

儒墨瑕瑜互見劉向謂其中詆孔子者為辯士偽託戰國策考見世變勢不能

廢晁公武以戰國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孫吳尉繚兵家專門尚不害道孫子惟

末有謬語尉繚惟尹文慎到鶡冠尸佼可采無多至於公孫

龍巧言無實。鬼谷陰賊可鄙。皆不足觀。又如關尹子多勦佛

書。并有後世道書語。文子全襲淮南。皆出作偽。西漢儒家諸子。如賈

皆為儒家鉅子。說苑新序。最為純正。新書已多殘缺。春秋繁

露。精義頗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後師之說。幾陷大愚之誅。

宜分別觀之。法言文藻而已。孔叢家語。甚多精言。兼存孔門

行事。雖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為王肅諸人偽作。未免

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資考古。開有精理。大抵諸家糝繆易見。學者或愛其文采。

或節取一義。苟非天資乖險。鮮有事事則倣。實見施行者。獨

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開後世君臣苟安誤國之風。致

陋儒空疏廢學之弊。啟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輒媚無恥之習。

其害亦為最鉅。功在西漢之初。而病發於二千年之後。是養

成頑鈍積弱不能自振之中華者。老氏之學為之也。大巧若拙一語。

最害事。此謂世俗趨避鑽刺之巧則可矣。若步天測地。工作

軍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豈有巧拙相類之事哉。數十年來。

華人不能擴充智慧者。皆為此說所誤。故學老者病痿痺。學餘子者病癡狂。董

子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若不折衷於聖經。

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墜入於泥。亦必死矣。不獨諸子然

也。羣經簡古。其中每多奧旨異說。或以篇簡摩滅。或出後世

誤解。漢興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際。造讖益緯。以

媚巨奸。於是非常可怪之論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

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

為尤甚。新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為闡揚。其風日

肆。演其餘波。實有不宜於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

大毒可以殺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竊惟諸經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論語孟子折衷之。論孟文約意顯。又羣經之權衡矣。伊川程子曰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址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道光以來。學人喜以緯書佛書講經學。光緒以來。學人尤喜治周秦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學諸君子所及料者。故為此說以規之。

正權第六

今日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將士之不能戰也。大臣之不變法也。官師之不興學也。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於是倡為民權之議。以求合羣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亂之言哉。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即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明者一聞者百。游談嚙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貲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鉅貲。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餉。必皆推

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將以立公司開工廠歟。有資者自可集股營運。有技者自可合夥造機。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權。且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若無官權爲之懲罰。則公司資本無一存者矣。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爲之彈壓。則一家獲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鬪鬪。誰爲禁之。此無益者二。將以開學堂歟。從來紳富捐貲。創書院。立義學。設善堂。例予旌獎。豈轉有禁開學堂之理。何必有權。若盡廢官權。學成之材。既無進身之階。又無餼廩之望。其誰肯來學者。此無益者三。將以練兵禦外國歟。既無機廠以製利械。又無船澳以造戰艦。即欲購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進口。徒手烏合。豈能一戰。況兵必需餉。無國法豈能抽釐捐。非國家擔保。豈能借洋債。此無益者四。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尙能自安其業者。由

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劫掠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藉保護爲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或謂朝廷於非理要求。可諉之民權。不願此大誤也。若我自云。國家法令不能制服。彼將自以兵力脅之。

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國怨憤。上下相攻。始改爲民主之國。我

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并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美國人來華者。自言其國議院

公舉之弊。下挾私。上徇徇。深以為患。華人之稱羨者。皆不加深考之談耳。近日撫拾西說者。甚至

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為怪妄。此語出於彼教之書。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為為耳。譯者竟釋為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

所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自主之權。則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闕之市。必有平。羣盜之中。必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私其鄉。士願坐食。農願蠲租。商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而特。猶言事事公道。於眾有益。譯為公論黨可也。譯為自由非也。若強中禦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以

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

理昔盜跖才武擁衆而不能據一邑田疇德望服人而不能拒烏桓祖逖智勇善戰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於晉而遂足以禦石勒宋棄汴京而南渡中原數千里之遺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兩河結寨陝州嬰城莫能自保宋用韓岳爲大將而成破金之功八字軍亦太行民寨義勇也先以不能戰爲人欺劉錡用之而有順昌之捷趙宗印起義兵於關中連戰破敵王師敗於富平其衆遂散迨宋用吳玠吳玠爲將而後保全蜀之險蓋惟國權能禦敵國民權斷不能禦敵國勢固然也會文正名爲起家辦團練矣其實自與髮匪接戰以來皆是募勇營造師船濟以

國家之餉需勵以

國家之賞罰而以耿耿忠義百折不回之志氣激厲三軍感發海內故能成戡定之功豈團練哉豈民權哉

或曰民權固有弊矣議院獨不可設乎曰民權不可僭公議不可無凡遇有大政事

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令紳局公議中國舊章所有也卽或諮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紳民得以公呈達於院司道府甚至聯名公呈於都察院國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陳奏可呈請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事可見施行固朝廷所樂聞者

但建議在下。裁擇在上。庶乎收羣策之益。而無沸羹之弊。何必襲議院之名哉。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

循序第七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近日英國洋文報。譏中國不肯變法自強。以爲專信孔教之弊。此大誤也。彼所繙四書五經。皆俗儒村師解釋之理。固不知孔教爲何事。無責焉耳。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博之考據。浮誕之詞章。非孔門之學也。簿書文法。以吏爲師。此韓非李斯之學。暴秦之政所從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爲老成。以偷惰爲息民。以不除弊爲養元氣。此老氏之學。歷代末造之政所從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門

之政也。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孔子集千聖等百王，參天地，贊化育，豈迂陋無用之老儒，如盜跖所譏，墨翟所非者哉？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如養生者，先有穀氣，而後可飫庶羞；療病者，先審藏府，而後可施藥石。西學必先由中學，亦猶是矣。華文不深者，不能譯西書。外國各學堂，每日必誦耶穌經，示宗教也。小學堂先習蠟丁

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國地圖，再覽全球圖，示有序也。學堂之書，多陳述本國先君之德政，其公私樂章，多贊揚本國之強盛，示愛國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舵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守約第八

儒術危矣。以言乎邇。我不可不鑒於日本。以言乎遠。我不可
 不鑒於戰國。昔戰國之際。儒術幾為異學。諸家所軋。吾讀司
 馬談之論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
 要。勞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於有博無約。如此之儒。止可
 列為九流之一耳。焉得為聖。焉得為賢。老詬儒曰。絕學無憂。
 又以孔子說十二經為大謾。墨詬儒曰。累壽不能盡其學。墨
 子又教其門人。公尚過不讀書。法詬儒曰。藏書策。修文學。用
 之則國亂。韓非子語大率諸子所操之術。皆以便捷放縱投世人
 之所好。而以繁難無用誣儒家。故學者樂聞而多歸之。夫先

博後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博之說通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徧觀。而盡識。卽以經而論。古言古義。隱奧難明。譌舛莫定。後師羣儒之說解。紛紜百出。大率有確解定論者。不過什五而已。滄海橫流。外侮洊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歷數年。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爲人所賤。聖教儒書。寢微寢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爲大懼者矣。尤可患者。今日無志之士。本不悅學。雖經辟道者。尤不悅中學。因倡爲中學繁難無用之說。設淫辭而助之攻。於是樂其便而和之者益衆。殆欲立廢中學而後快。是惟設一易簡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閒執讎中學者之口。而解畏難不學者之惑。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爰舉中學各門求約之法。條列於後。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爲貴。不以殫見洽聞爲賢。十五歲以前。誦孝經四書五經正文。隨文解義。並讀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圖式諸書。及漢唐宋人明白曉暢文字有益於今日行文者。自十五歲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統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小學各門。美質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學堂專師。或依此纂成。

學堂專書。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間兼習西文。過此以往。專力講求時政。廣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驚功名之士。願為專門之學者。此五年以後。博觀深造。任自為之。然百人入學。必有三五人願為專門者。是為以約存博。與子夏所謂博學近思。荀子所謂以淺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專門著述之學。有學堂教人之學。專門之書。求博求精。無有底止。能者為之。不必人人為之也。學堂之書。但貴舉要切用。有限有程。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學術。皆分專門學堂與普通學堂為兩事。將來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曉中學大畧之人。書種既存。終有萌蘖滋長之日。吾學吾書。庶幾其不亡乎。

一經學通大義 切於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凡大

義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險怪者。乃異端。非大義也。易之大

義。陰陽消長。書之大義。知人安民。詩之大義。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春秋大義。明王道。

誅亂賊。禮之大義。親親尊尊。尊賢。周禮大義。治國治官。治

民。三事相維。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其餘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國官民

三義並舉。蓋官為國與民之樞紐。官不治。則國民交受其害。此為周禮一經專有之義。故漢名周官。經。唐名周官禮。

此總括全經之大義也。如十翼之說易。論孟左傳之說書。

大小序之說詩。孟子之說春秋。戴記之說儀禮。皆所謂大

義也。欲有要而無勞。約有七端。一明例。謂全書之義例。毛詩

以訓詁音韻為一要事。熟於詩之一要指。謂今日尤切用音訓。則諸經之音訓。皆可隅反。

者。每一經少則數十事。多則百餘事。一圖表。諸經圖表。皆以國朝人為善。譜與表同。一會通。謂本經與羣經貫通之義。一解紛。謂先儒

異義。各有依据者。擇其較長一說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

力。大率。國朝人說。而後出者較長。一闕疑。謂隱奧難明。碎義不急者。置

之不考。一流別。謂本經授受之源流。古今經師之家法。考其

最著而今。日有書者。以上七事。分類求之。批卻導窾。事半功倍。大率

羣經以國朝經師之說為主。易則程傳與古說兼取。不並

相妨。論孟學庸。以朱注為主。參以國朝經師之說。易止讀

程傳及孫星衍周易集解。孫書兼采漢人說及王弼注。書止讀孫星衍

尚書今古文註疏。詩止讀陳奐毛詩傳疏。春秋左傳止讀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傳止讀孔廣森公羊通義。

國朝人講公羊者。惟此書立言矜慎。尚無流弊。春秋穀梁傳止讀鍾文烝穀梁

補註。儀禮止讀胡培翬儀禮正義。周禮止讀孫詒讓周禮

正義。已刊。未畢。禮記止讀朱彬禮記訓纂。欽定七經傳說義疏。皆學者所當讀。故

不備。論孟除朱註外。論語有劉寶楠論語正義。孟子有焦

循孟子正義。可資考證古說。惟義理仍以朱註為主。孝經

即讀通行註本。不必考辨。爾雅止讀郝懿行爾雅義疏。五

經總義止讀陳澧東塾讀書記。王文簡引之經義述聞。說

文止讀王筠說文句讀。兼采段嚴桂鈕諸家。明白詳慎。段注說文太繁。而奧俟專門者治之。

以上所舉諸書卷帙已不為少全讀全解亦須五年宜就此數書中擇其要義先講明之用韓昌黎提要鈎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鈎乙標識但看其定論其引徵辨駁之說不必措意若照前說七端節錄纂集以成一書皆采舊說不參臆說一語小經不過一卷大經不過二卷尤便學者此為學堂說經義之書不必章釋句解亦不必錄本經全文蓋十五歲以前諸經已解師以是講徒以是習期以一年或一年半畢之如此矣治經淺而不謬簡而不陋即或廢於半途亦不至全無一得有經義千餘條以開其性識養其本根則終身可無離經畔道之患總之必先盡破經生著述之門面方肯為之

然已非郵塾學究科舉時流之所能矣

一史學考治亂典制 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鑑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畧之事實求之通鑑通鑑之學資治通鑑續通鑑明通鑑約之以讀紀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如漢郊祀後漢輿服宋符瑞禮樂歷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歷唐以後之藝文可緩也地理止考有關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關治理者如古舉今廢名存實亡暫置屢改寄祿虛封閒曹雜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學通典通考約之以節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國朝人有文獻通考詳節但一事中最

要之原委條目有應詳而不詳者內又有數門可不考者通志二十畧知其義例可也

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劄記王氏商榷可節取錢氏考異精於考

古畧於致用可緩史評約之以讀御批通鑑輯覽若司馬公通

鑑論義最純正而尊重守經王夫之通鑑論宋論識多獨

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為得中而切於經世之用此說

非因尊王而然好學而更事者語之自見凡此皆為通今致用之史學若考古

之史學不在此例

一諸子知取舍可以證發經義者及別出新理而不悖

經義者取之顯悖孔孟者棄之說詳宗經篇

一理學看學案五子以後宋明儒者遞相沿襲探索幽

渺辨析朱陸掙擊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體多仿宗

門語錄質而近俚高明者厭倦而不觀謹愿者愴怛而無

得理學不絕如綫焉耳惟讀學案可以兼考學行甄綜流

派黃梨洲明儒學案成於一手宗旨明顯而稍有門戶習

氣全謝山宋元學案成於補輯選錄較寬而議論持平學

術得失瞭然易見兩書甚繁當以提要鈎元之法讀之取

其什之二即可通此兩書其餘理學家專書可緩矣惟朱

子語類原書甚多學案所甄錄者未能盡見朱子之全體

真面宜更采錄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最善

一詞章讀有實事者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

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詞章有奏議書牘記事之用，不能廢也。當於史傳及專集總集中，擇其敘事述理之文讀之。其他姑置不讀。若學者自作，勿為鈎章棘句之文，勿為浮誕
朱子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
冤瑣之詩，則不至勞精損志矣。
異底字，換卻尋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均語類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書讀近今者。政治以本朝為要，百年以內政事五十年以內奏議尤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地理專在知今，一形勢，一今日水道。先考大川一物產，一都會，一運道。水道不盡能行舟一道路，一險

要一海陸邊防，一通商口岸。若漢志之證古，水經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圖，以今圖為主，古圖備考。此為中學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諸國，亦須知其方域廣狹，程途遠近，都會海口，寒煖險易，貧富強弱，按圖索之，十日可畢，暫可不必求詳，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國，其餘可緩。

一算學各隨所習之事學之。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盡西藝，其於西政更無與矣。天文地圖，化力光電，一切格致製造，莫不有算。各視所業何學，即習何學之算，取足應用而止。如是則得實用而有涯涘。今世學人治算學者，如李

尚之項梅侶李壬叔諸君專講算理窮幽極微欲卒其業
皓首難期此專家之學非經世之具也算學西多中少因
恐求備求精有妨

中學故
附於此

一小學但通大旨大例中學之訓詁猶西學之繙譯也

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文簡奧無
論漢學宋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詁之理近人厭中學
者動詆訓詁此大謬可駭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
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二程遺書
近思錄引朱子曰訓詁則當依古注語類
卷七又曰後生且教

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

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
卿書又曰漢儒可謂善說

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答張敬
夫書又

日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文有意否因贊成之為佳答呂
伯恭

書此外言訓
詁為要者尚多朱子所注各經訓詁精審考據說文者甚

多潛夫論聖為天口賢為聖譯可謂善譬若不通古音古

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西書乎惟百年

以來講說文者終身鑽研汨沒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須

通其大旨大例即可應用大旨大例者解六書之區分通

古今韻之隔闕識古籀篆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
紐曉部首五百四十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如水部
自有專

書示部多列祭禮舟車今制爲詳草說解閒有難明義例
蟲須憑目驗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
偶有抵牾則闕之不論許君書既有脫逸復多奧義但爲
求通六書不爲究極許學則功力
有限得明師說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觸類存乎其
人何至有廢時破道之患哉若廢小學不講或講之故爲
繁難致人厭棄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俗說後起
趣時之士必皆薄聖道爲不足觀吾恐終有經籍道熄
之一日也
如資性平弱并此亦畏難者則先讀近思錄東塾讀書記
御批通鑑輯覽文獻通考詳節果能熟此四書於中學
亦有主宰矣

去毒第九

悲哉洋烟之爲害乃今日之洪水猛獸也然而殆有甚焉洪
水之害不過九載猛獸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餘
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數十萬萬人以後浸淫尙未有
艾廢人才弱兵氣耗財力近年進口洋貨價八千餘萬出口
土貨可抵五千餘萬洋藥價三千
餘萬則漏卮也是中國不貧
於通商而貧於吸洋烟也遂成爲今日之中國矣而廢害
文武人才其害較耗財而又甚焉志氣不强精力不充任事
不勤日力不多見聞不廣遊歷不遠用度不節子息不蕃更
數十年必至中國胥化而爲四裔之魑魅而後已昔者
國家嘗嚴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天禍中國誰能除之然而

吾意以為不然。論語曰：齊之以刑，免而無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顧亭林曰：以法治人，學記

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學得而化之。何也？中國吸烟之始，由於懶惰。懶惰由於無事，無事由於無所知，無所知由於無見聞。士之學取辦於講章墨卷，

官之學取辦於例案，兵之學取辦於鈍器老陣，如是已足。近

宋學漢學詞章百家之學，亦皆索之故紙，發為空言，不必徵諸實事，考諸萬物。農無厚利，地無異產，工無新器，商無遠志，行旅無捷塗，大率皆可以不勤動，不深

思，不廣交，不遠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緩，緩生暇，暇生廢。於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學之故也。若學會廣興，文武道藝，城鄉

貴賤無有不學。弱者學之於閱報，強者學之於遊歷，其君子胸羅五洲，其小人思窮百藝，方且欲上測行星，下窮地隔，旁

探南北極，豈尚有俾晝作夜，終老於一燈一榻者。導之且不為，況禁之哉。故曰：興學者，戒烟之藥也。近日海內志士，傷時

念亂，怵然有人類滅絕之憂。上海揚州，均有戒烟會，其說大抵各自治其所屬之人。如吸烟者，主不以為僕，師不以為士，

將不以為兵，田主不以為傭，商賈不以為夥，匠師不以為工，凡以治愚賤之人而已。夫不治富貴智能之人，則將吏師長

田主工師不乏吸烟者，彼恃有逃墨歸楊之藪，猶不戒也。且官師皆無常職，彼視其官師如傳舍，亦不戒也。吾謂惟在以

學治智能少壯之人。愚賤者視吾力所能及者治之。衰老者聽之。十年之後。此智能少壯之士。大率皆富貴成立。或有位。或有家。因以各治其所屬之人。三十年而絕矣。今各省多創立學會。謂宜即以戒烟會附之而行。無論何學會。皆列此一條。四十歲以上。戒否聽其便。四十歲以下者。不戒烟不得入會。家訓訓此。鄉約約此。學規規此。剝窮則反此。其時乎。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夫以地球萬國鄙惡不食之醜毒。獨我中華。乃舉世寢饋湛溺於其中。以自求貧弱死亡。古今怪變。無過於此。使孔子孟復生。以明恥教天下。其必自戒烟始矣。